

遇见

□胡玲

秋意浓，空气中弥漫着桂子的芬芳。

下班回来，米朵在手提袋里摸索半天，发现门禁卡落在办公室了，进不了小区大门。她呆立在小区门口，等着后面有人来开门。凉风习习，她的百褶裙随风飞扬，像一朵美丽的花在她身上盛开，夕阳浅浅映照在她身上，给她全身洒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粉。

没带门禁卡？一个轻柔好听的男声从米朵耳畔响起，她转头，看到一个陌生男人朝她微笑，他高瘦清秀，着白衫和浅蓝色牛仔，宛若碧空中的一抹白云，干净清爽。

落单了。她淡淡一笑。男人掏出卡一刷，门开了，他把门推开，绅士地说，请进！

米朵说了声谢谢，走进，经过他身边时，她闻到他身上有种淡淡的香味，那味道很好闻，不是香水味，也不是洗衣粉和洗发水的香味，而是一种自然的体香，她感觉一阵眩晕。

男人跟上来，说，不客气，我经常看你晚上一个人在滨江公园散步。

米朵的心里微波荡漾，脸上却云淡风轻。是啊，每天晚饭后在公园里走走，消消食。

几年前，我就在公园注意到你了，没想到咱们竟然住同一个小区。男人神采飞扬。

米朵没说什么，不知不觉，他们已走到小区的岔路口，朝左便是她住的那幢楼。我到了，再见！她说。

再见！男人朝她挥挥手，眸如深潭，深邃闪亮，米朵看一眼，心里便炙热发烫。

米朵走进大楼，转身，静静站在门后，偷偷望着男人渐渐走远，消失在她的视线里。

回到家，米朵的脑海里全是那个男人的影子，他的笑，他迷人的气息，他温暖的话语，她像回到了十七八岁，成为一个怀春少女。

吃完晚饭，她洗了澡，化了淡妆，喷了香水，放下青丝散在脑后，穿上刚买的湖绿色亚麻连衣裙。在落地镜前，她来回回看了好多遍，才出门。

米朵来到滨江公园，像往常一样，绕着湖散步。她脚步轻快，脸上荡漾着明媚的红润。她的心里有点激动，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期待，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。她一边走，一边默默打量来往的行人，她渴望那个身影出现在眼前。

平时她一般走五圈就回家，她走了八圈，依然不见那个男人出现，深深的失落袭上心头。她看看手机，九点半了，她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准备回家。

嗨，又看到你了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。她触电似的停下脚步，男人从后面追上来。

你也来了？米朵心里开起了一朵一朵的花。

两人肩并肩往前走。其实，以前我经常遇见你一个人在这里走，想上前打招呼，又不敢，男人说。有什么不敢的？米朵佯装不解。

怕你以为是居心不良的登徒子啊！男人浅笑，一口洁白的牙齿在昏黄的灯光下微微闪光。

米朵抿嘴一笑。怎么可能？我又不是无知少女，这点分辨能力还是有的，再说，你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啊。

你像江南姑娘。是吗？

他悠悠念道：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，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，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，丁香一样的芬芳。

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我很喜欢的一首诗。

每次遇见你，每次走在你身后，我会情不自禁想起这首诗。

米朵脑中突然冒出“谦谦公子，温润如玉”八个字，她觉得用这八个字来形容男人最合适了，但出于矜持，她并没有说出口。

这时，米朵的手机响了，是老妈打来的。丫头，这么晚还不回来？快十点了。挂掉电话，米朵说，我该回去了。我跟你一起回。

两人往小区走，一路上，两人相顾无言，男人几次欲言又止，米朵也没说话，她的心里溢满柔情。

走到小区岔路口，米朵说，再见！男人说，晚安，明天见！

深夜，米朵躺在床上，心中全是她和男人散步的画面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她回忆了一遍又一遍。她的脸上浮着笑，心里充盈着甜蜜，一晚上没睡着。

第二天，米朵早早起床，草草吃了早餐就下楼了，她坐在小区中央的小花园里，注视着来往的人，她准备等男人出现了，她就走出来，假装偶遇。她想，今天一定要问他的名字，还要互留电话号码。

等了很久，终于看到男人俊朗的身影出现了。她起身欲走过去，突然听到男人厉声呵斥旁边的女保洁员，扫个地，这么不长眼，你看看，把我的皮鞋弄脏了。

女保洁员一个劲地道歉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帮你擦干净。算了，别碰我的鞋，好贵的，你一个月工资都赔不起……

米朵呆呆站着，心隐隐地痛，似有一个什么东西突然坍塌了，一地残垣。那晚，米朵没有去滨江公园，她改去了另一个公园散步。

从那以后，米朵再也没去过滨江公园。



一无所有

□方闲【美国】

陈杰坐在濒临太平洋的“悬崖”酒屋一个厢座里，看了一会漆黑的大海，一无所见。看了看手表，快八点，朱阳快到了。他下意识按了按西装内袋，放心了。然后，苦笑，摇头，那是自嘲。口袋里的是他从亡妻的遗物里搜到的，妻子患癌去世已三年，他一直无心整理教人伤心的衣柜。最近，他因遭清盘，房子要被拍卖，多余的旧物必须抛弃，才打叠精神，把妻子的衣物，手袋整理一遍，统统打包，送给慈善机构或垃圾车，竟得到意外之财——五百多块，是妻子当年外出购物，无意间留下的。没有这笔钱，他不会来这里，因为用惯的信用卡全部失效，连买一打鸡蛋也要现款。而他此来，是要和20年不见的好友见面深谈，连地主之谊也不能尽，他可要往太平洋里跳了。

陈杰移民32年，风生水起过，败北过。最近的失败是妻子亡故后的又一打击。他的中型超市，本来运作正常，这几年，因地铁站的工作地就在隔壁，整天尘土漫天，机器嘶吼，吓跑了顾客，生意一直下跌，最后，分别欠供应商和国税局数百万，只

好宣告破产。陈杰向侍应生要了一杯双份“马天尼”，仰头喝了三分之一，长长吁一口气。哦，天意弄人，一以至此！他为了省房租，搬进女儿家的地下室以后，坚决不见人，尤其怕听成功者炫耀，连邻居隔着栅栏说“自家孙子得了全A”也感到刺耳。但他渴望见到朱阳。朱阳住在西雅图，他在微信告诉陈杰，他要来加州北部探望老姐，在陈杰的强烈要求下，答应来旧金山一聚。他们出国前是工厂的同事，最好的搭档。出国以后天各一方，但联络从不间断，从带邮票的书信到电话、电邮、微信、视频。彼此知心。陈杰知道，近年来朱阳和他一样，年头握着黑。

朱阳坐出租车来到。两人握手，落座。陈杰看着对面的老友，十分诧异，怎么和想象差十万八千里？以为朱阳胡子老长，一头蓬乱，精神恍惚。不料他腰板挺拔，笑声朗朗。本来，陈杰拟了这样的开场白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尽管倒苦水吧！”临时改了，说：“遇到大喜事似的，老天掉馅饼砸中你了？”

不点烈酒的朱阳喝了一口苏打水，说：“差不多。”中

六合彩了？”“没有。”那么，为何如此气定神闲？陈杰知道，论倒霉，朱阳和他是一百步和五十步之差。单说最近两年，朱阳就遭遇以下变故：一，独资经营的电器公司，因供应商供货严重拖期，被合同的另一方控告违约，对方胜诉，赔偿300万美元。二，他在国内与朋友合伙开生产太阳能面板的工厂，赌啥合伙人去澳门拼搏，欠了巨债，冒朱阳的签名向银行借款，又输个精打光，工厂关门，被银行追还贷款，朱阳投入的现金全部泡汤。三，算致命一击的是：朱阳那染上毒瘾的小舅子，去他家把朱阳视作命根子的一块玛瑙偷走，卖掉。那是多年前朱阳以50万美元买下，珍藏的。朱阳多次对陈杰提起，如果变回穷光蛋，就变卖这块玉以打发余生。四，朱阳的太太为了弟弟，患了严重的抑郁症。

“为我们的一无所，干杯！”陈杰为了调动气氛，举起杯子。朱阳呵呵笑了：你指的是钱？

“是啊，我们都被剥夺得差不多了吗？”“慢着，你现在有多少钱？”陈杰不好意思说出口袋

里的确数，只说，反正我带的钱够今晚花。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朱阳说，“你看我，身上穿的，戴的，值不值40元？”

陈杰看了一眼他的领带、衬衫、夹克、手表，点点头，还是当“大老板”时的行头，旧是旧点，但无疑是高档货，便点了点头。

“兄弟，这不就成了？我们走下飞机，进入这个国家时，不就是带来40美元吗？”陈杰点头。

那是没办法的事，当时国家规定，换外汇以这个数目为限。何况，以他俩当年的经济能力，相当于40美元的人民币，有部分还是借来的。

“听着，无非是回到原点——40美元。说什么血本无归？你拥有的，只要超过这个数，就是赚了，成功了！”

陈杰的心陡地一颤，眼前顿时亮起来。是啊！自己这么多日子翻来覆去地计算失去多少，却没想到底数。

“举杯消愁愁更愁，咱不喝了！”陈杰的宣告充满底气，让一直为老友的精神状态担忧的朱阳喜出望外。他们站起来，请侍应生结账。

“出去，听涛！”朱阳牵起陈杰的手，出门，向海边走去。

本版制图/黄艳玲



保险柜

□梁柏文

太太常为要找“贵重”东西找不到而伤脑筋。虽经她手存放，可时间一长，又怎么也找不着了，弄得翻箱倒柜。她说，要有个保险柜专放贵重物品就好了。

先生坚决反对。认为家里根本就没有贵重物品，无非是一些证件，至于存折、银行卡等，别人拿去也没用。如果买个保险柜反而容易招贼，变成此地无银。

太太找一回东西，就痛骂一回，恨不得立马有个保险柜。先生始终坚持不买。为此，两人不知吵过多少回。

后来，太太真有了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。当中有先生送的礼物戒指项链，有女儿送的手镯耳环。

这样，太太就有足够的理由买回一个保险柜，先生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太太把保险柜安放在屋内一个最隐蔽的地方。然后，仔细分门别类放进去。结婚证、户口簿、房产证、学历证、独生子女证、存折、银行卡、金银首饰，还有票据……

太太仔细端详，又把几件物品轻轻变换一下位置，然后，满意地设好密码关门拔匙。太太实现了多年的保险梦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黄金周举家与亲友一起出游。一路上，太太惦记着家里的保险柜。行程结束匆匆赶回直奔三楼卧室。打开房门，掀开遮掩的帘布，她一下子傻了眼，心直往下沉：保险柜门敞开着，一些物品撒落地上，金银首饰不翼而飞……“有贼呀！”随着一声惊呼，她双腿发软瘫在地上……

先生闻声赶来，看到其他物品尚在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望着痛哭失声的太太，他有些幸灾乐祸，冷蔑一笑，哼！我早就说，这东西招贼，你就是不听……

“报警！”太太抹着泪，气愤地说。

“慢着！”先生挥一下手，若有所思，“不就是几件金银首饰吗？破案可能性极低，惊动警察又调查又笔录，很心烦。况且传出去也丢脸面。”

太太只好忍气吞声。她冷静反思，怪自己当初想省钱，买了个普通的保险柜，才

让贼得了手。

于是，太太一气之下先斩后奏，买回一个新科技智能保险柜，重新把剩下的物品一装进去。心想，可恶的贼人，看你这回怎么打开它。

不久，太太的母亲病重，先生只好陪她回娘家。临行前，太太吸取教训，把仅有的贵重物品随身带，柜内不放现金，只留下各种证件、存折和银行卡。

半个月后返回，太太照例急急上楼去看保险柜。不看则已，一看惊呆。这回整个保险柜不翼而飞。“天呀！”太太一声惊叫，没有像上次那样痛哭流涕。她庆幸自己棋高一着，不然新买的那点宝贝又要易主了。估计小贼一时打不开柜子，又怕弄出动静而此下策。

先生怒骂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他指着太太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有的证件是无法补办的！就算能补办，也要奔走两三个月。我宁愿丢失的是钱财，是你的宝贝……”

“报警！”太太痛定思痛。“报个屁！”先生瞪着太太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丢钱了没？岂不自寻烦恼。”

没有保险柜的日子也不是滋味，一切又回到原点。贵重物品只能乱藏乱放，越藏越找不着。太太又气又恨。

后来，先生提拔当上单位副手，家里真正的贵重物品慢慢多了起来。先生觉得还是要买回一个保险柜。这次他选了一个特大特重加数码的保险柜，没有三四个人搬不动，没有科技手段打不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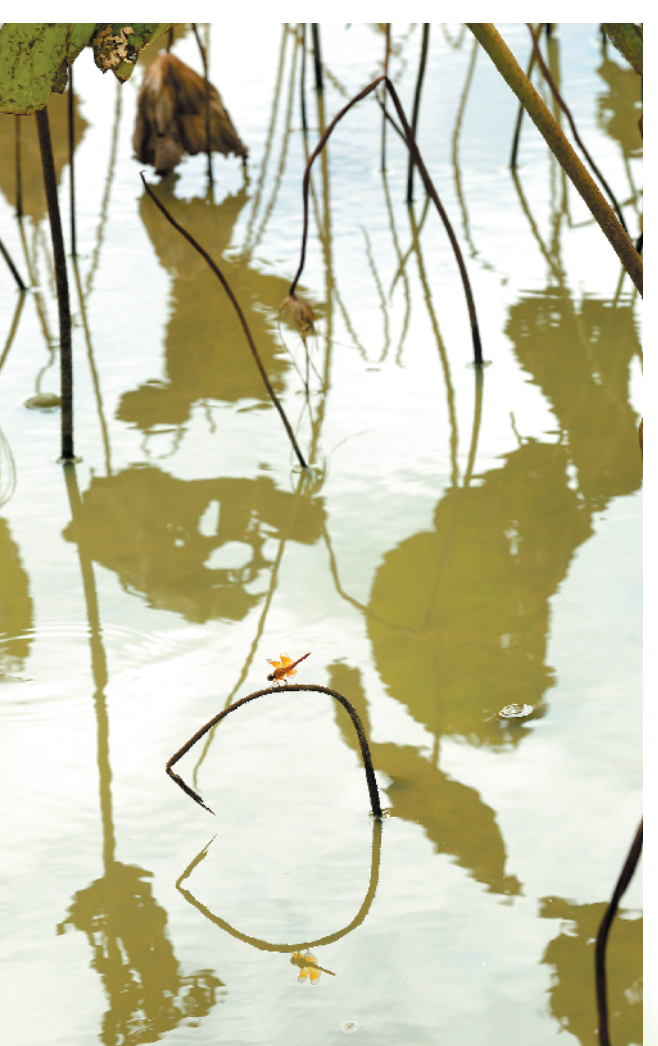
夫妻又要外出旅行。先生想想，还是放心不下，贵重物品随身带，家里真正的贵重物品，拿上钱，从哪儿进来就从哪儿出去……

这样，先生和贼人有了共识，贼人曾出入几次，彼此相安无事。

忽知那次先生出差，太太回娘家早返，发现先生纸条，质问：“你这不是同流合污吗？我们报警！”

“千万不能，我在明，贼在暗，惹怒他放把火烧了别墅怎么办？”先生谨慎提醒，“破财挡灾吧。”

“那保险柜不是形同虚

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□孙华/摄

太太又吵着要报警。先生质问，你丢了东西没有？没有！报警作死呀！我多少捞了点油水，调查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引火烧身！太太不知道还有这么深层次的问题，只好作罢。

先生不得不佩服贼人的聪明才干。他想，放火烧屋事大，倒不如留点“辛苦费”。后来家人旅游、度假、探亲，先生就留下几百元钱，贵重物品隐藏米箱，其他放柜里，柜门虚掩，并留纸条：家里确实贵重物品，拿上钱，从哪儿进来就从哪儿出去……

先生后来下海经商，贵重物品自然越来越多。先生又想起门口当凳坐的保险柜。他就试着放些许东西进去，还真无人光顾。

先生越来越大胆，弄回的贵重物品就利用换鞋机会放入取出，保险柜多年安然无恙。

那天，先生弄回一件价值不菲的古玩走漏消息，家里突然遭贼光顾，可并没有偷到什么。那件古玩在门外保险柜里，竟连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躲过一劫。

黄超鵬

火星来客

□黄超鵬

张教授拖着疲惫的身躯，驱车回到城里的住所，他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填饱肚子，澡都没有洗，就躺在那皱巴巴的床上，闭目养神了过去。临睡前，他已将手机闹钟调到了第二天凌晨六点钟，因为明天他要赶回基地去主持火星项目的开工庆典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间，张教授仿佛又回到了战斗了几个月日日夜夜的实验室，面对着熟悉不能再熟悉的火星球体和地表图片，满眼都是沙丘和砾石。张教授负责的团队曾在火星上发现了少量的水，但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体，于是，他们决定进一步开发火星，把无人挖掘机送上去，开疆辟土，希望为后世的人类建造一个地球以外的住所。

突然，院子里一记巨大的声响将张教授从睡梦中拉了起来。他摸索着戴好眼镜，跌跌撞撞地跑到前门。

眼前弥漫着厚厚的迷雾，张教授瞪大双眼，都无法看清到底响声从哪里传出。院子里发生了何事？

“兄弟，都检测过了吧？没有问题吧？”张教授耳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，他忙转身四下张望寻找，可搜遍整间房子，也没见到一个人。

张教授狠狠地捏了自己的耳朵一下，以为自己还没有睡醒，可耳朵生疼，看来不是梦境。

这时，另一个相似的声音又在张教授脑海里响起来，似在对答，说：“放心，已经过严格的检测和反复验证，这一带没有生命体，可以放心开发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将仪器带下来吧。”

“不用几秒，这里就将夷为平地！”两个声音得意地笑起来，笑得张教授毛骨悚然。他抬起头，大声地朝迷雾喊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是在搞恶作剧吗？”

没有人回应张教授，只听到轰隆隆的机器驱动声。

“我在这里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是人是鬼？还是外星人呢？”张教授边问边想跑出房子，可怕的声音又再次响起来：“兄弟，你说在这个蓝色星球下，会不会有活的东西呢？”

张教授猜测，他们口中所说的蓝色星球应该就是地球，或许他真的遇到了不明外星文明造访地球。

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跳到院子中央，抬头挺胸，高举起双手，努力地向着天空挥手。“我在这里，你们能看到我吗？”张教授尽力呐喊。

“别开玩笑啦。活的东西？你用什么定义来确认呢？是用火星的标准来确认，还是用这颗星球的标准来认定呢？”另一个声音回答道。

“当然用火星人的标准啦。”两个声音又笑起来，同声说道，“所以，用我们的标准看，这颗星球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生命，对吧？”

“不，不对！”张教授用尽吃奶的力气大叫道，想引起外星人的注意，“我们都是生命的，瞧，我活生生地在动，我们还会说话，能交流，有文字，有多彩多样的文化……你们不能侵略我们，也不能毁灭地球……”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，“你能来跟我相见，我们应该可以和平相处的。”

张教授嘶吼着，近乎歇斯底里，最后整个人瘫坐地上，不停抽泣。渐渐，机械的轰鸣声消失了，周围又恢复了宁静。

“现在，张教授，你终于肯承认外星也有可以交流的生命体了吗？”声音再次打破宁静，这下很明显是朝张教授发问。

张教授愣住，张了张嘴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火星的生命体就是那些沙丘和砾石，你相信吗？”另一个声音接着说道，“你还会发射无人飞船去占领沙丘和砾石，开发火星吗？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，我绝对对不会。”张教授拼命摇头。

等他再次清醒过来时，他看到院子里的白雾已消失无影，天边露出一点点早晨的曙光，露珠在青嫩的草叶上滑动，院子里的花朵摇曳生姿，各自绽放，一切都如往常，没有受到一丁点破坏。

难道梦？张教授自言自语。“不是梦！”天空中传来一声叹息。张教授吓了一跳，立马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冲到自己车子里，他驾驶着车子向基地的方向飞驰而去，他得赶紧回去，去制止公司朝火星发射任何火箭，停止所有开发。

因为如果没有禁止住，那么用火星人的文化标准来看，这种行为无疑是向火星宣战。